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十九回 錯會深心兩情淡洽 強扶弱體一病纏綿

按：朱藹人乘轎至屠明珠家，吩咐轎班：「打轎回去接五少爺來。」說畢登樓。鮑二姐迎著，請去房間裏坐。藹人道：「倪就書房裏坐哉啲。」原來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樓房，靠西兩間乃正房間。東首三間，當中間為客堂，右邊做了大菜間，粉壁素幃，鐵床玻璃鏡，像水晶宮一般。左邊一間，本是鋪著騰客人的空房間，卻點綴些琴棋書畫，因此喚作書房。當下朱藹人往東首來，祇見客堂板壁全行卸去，直通後面亭子間。在亭子間裏搭起一座小小戲臺，檐前掛兩行珠燈，臺上屏帷簾幕俱係灑繡的紗羅綢緞，五光十色，不可殫述。又將喫大菜的桌椅移放客堂中央，仍鋪著臺單，上設玻璃彩花兩架及刀叉瓶壺等架子，八塊洋紗手巾，都折疊出各種花朵，插在玻璃杯內。藹人見了，讚說：「好極！」

隨到左邊書房，望見對過廂房內屠明珠正在窗下梳頭，相隔遠，祇點點頭，算是招呼。鮑二姐奉上煙茶。屠明珠買的四五個討人俱來應酬，還有那毛兒戲一班孩子亦來陪坐。

不多時，陶雲甫、陶玉甫、李實夫、李鶴汀、朱淑人六個主人陸續齊集。屠明珠新妝既畢，也就過這邊來。正要發帖催請黎篆鴻，恰好于老德到了，說：「勿必請，來裏來哉。」陶雲甫乃去調派。先是十六色外洋所產水果、乾果、糖食暨牛奶點心，裝著高腳玻璃盆子，排列桌上。戲場樂人收拾伺候，等黎篆鴻一到開臺。

須臾，有一管家飛奔上樓報說：「黎大人來哉。」大家立起身來。屠明珠迎至樓梯邊，攙了黎篆鴻的手，逕進客堂。篆鴻即嘆道：「忒費事哉，做啥嘍？」眾人上前廝見。惟朱淑人是初次見面，黎篆鴻上下打量一回，轉向朱藹人道：「我說句討氣閑話，比仔耐再要好點啲。」眾人掩口而笑，相與簇擁至書房中。屠明珠在旁道：「黎大人寬寬衣啲。」說著，即伸手去代解馬褂鈕扣。黎篆鴻脫下，說聲「對勿住」。屠明珠笑道：「黎大人啥客氣得來？」隨將馬褂交鮑二姐掛在衣架上，回身捺黎篆鴻向高椅坐下。

戲班裏娘姨呈上戲目請點戲。屠明珠代說道：「請于老爺點仔罷。」于老德點了兩齣，遂叫鮑二姐拿局票來。朱藹人指陶玉甫、朱淑人道：「今朝俚兩家頭無撥幾花局來叫末那價？」黎篆鴻道：「隨意末哉。喜歡多叫就多叫點，叫一個也無啥。」朱藹人乃點撥與于老德寫，將各人叫過的局盡去叫來。陶玉甫還有李淑芳的妹子李浣芳可叫，祇有朱淑人祇叫得周雙玉一個。局票寫畢，陶雲甫即請去入席。黎篆鴻說：「太早。」陶雲甫道：「先用點點心。」黎篆鴻又埋冤朱藹人費事，道：「纔是耐起個頭啲。」

於是大眾同逕出客堂來。祇見大茶桌前一溜兒擺八祇外國藤椅，正對著戲臺。另用一式茶碗放在面前。黎篆鴻道：「倪隨意坐，要喫末拿仔點好哉。」說了就先自去檢一個牛奶餅，拉開傍邊一祇藤椅，靠壁坐下。眾人祇得從直遵命，隨意散坐。

堂戲照例是跳加官開場，跳加官之後係點的滿床、打金枝兩齣吉利戲。黎篆鴻看得厭煩，因向朱淑人道：「倪來講講閑話。」遂挈著手，仍進書房，朱藹人也跟進去。

黎篆鴻道：「耐末祇管看戲去，瞎應酬多花啥。」朱藹人亦就退出。黎篆鴻令朱淑人對坐在榻床上，問他若干年紀，現讀何書，曾否攀親。朱淑人一答應。一時，屠明珠把自己親手剝的外國榛子、松子、胡桃等類，兩手捧了，送來給黎篆鴻喫。篆鴻收下，卻分一半與朱淑人，叫他：「喫點啲。」淑人拈了些，仍不喫。黎篆鴻又問長問短。

說話多時，屠明珠傍坐觀聽，微喻其意。談至十二點鐘，鮑二姐來取局票。屠明珠料道要喫大菜了，方將黎篆鴻請出客堂。眾人起身，正要把酒定位，黎篆鴻不許，原拉了朱淑人並坐。眾人不好過於客氣，于老德以外皆依齒為序。

第一道元蛤湯喫過，第二道上的板魚。屠明珠忙替黎篆鴻用刀叉出骨。其時叫的局已接踵而來。戲臺上正做昆曲《絮閣》，鉦鼓不鳴，笙琶竟奏，倒覺得清幽之致。黎篆鴻自顧背後出局團團圍住，而來者還絡繹不絕，因問朱藹人道：「耐搭我叫仔幾花局嘍？」朱藹人笑道：「有限得勢，十幾個。」黎篆鴻攢眉道：「耐末就叫無淘成！」再看眾人背後，有叫兩三個的，有叫四五個的，單有朱淑人祇叫一個局。黎篆鴻問知是周雙玉，也上下打量一回，點點頭道：「真真是一對玉人。」眾人齊聲讚和。

黎篆鴻復向朱藹人道：「耐做老阿哥末，勳假癡假呆，該應搭俚團團攏來，故末是正經。」朱淑人聽了，滿面含羞，連周雙玉都低下頭去。黎篆鴻道：「耐兩家頭勳客氣啲，坐過來說說閑話，讓俚末也聽聽。」朱藹人道：「耐要聽俚兩家頭說句閑話，故末難哉。」黎篆鴻怔道：「阿是啞子？」眾人不禁一笑。

朱藹人笑道：「啞子末勿是啞子，不過勿開口。」黎篆鴻慫恿朱淑人道：「耐快點爭氣點，定歸說兩句撥俚聽聽，勳撥耐阿哥猜著。」朱淑人越發不好意思的。黎篆鴻再和用雙玉兜搭，叫他說話。周雙玉祇是微笑，被篆鴻逼不過，始笑道：「無啥說啲，說啥嘍？」眾人哄然道：「開仔金口哉。」黎篆鴻舉杯相屬道：「倪大家該應公賀一杯。」說畢，即一口吸盡，向朱淑人照杯。眾人一例皆乾。羞得個朱淑人徹耳通紅，那裏還肯喫酒？幸虧戲臺上另換一齣《天水關》，其聲聒耳，方剪住了黎篆鴻話頭。

第八道大菜將完，乃係芥辣雞帶飯。出局見了，散去大半。周雙玉也要興辭，適為黎篆鴻所見，遂道：「耐慢點去，我要搭耐說句閑話。」周雙玉還是說白相，朱藹人幫著挽留，方仍歸座。大姐巧因向周雙玉耳邊說了些甚麼，周雙玉囑咐「就來」，巧因答應先去。迨至席終，各用一杯牛奶咖啡，揩面漱口而散。

恰好毛兒戲正本同時唱畢，娘姨再請點戲。黎篆鴻道：「隨便啥人去點點罷。」朱藹人素知黎篆鴻須睡中覺，不如暫行停場，俟晚間兩班合演為妙，並不與黎篆鴻商量，竟自將這班毛兒戲遣散了。

黎篆鴻丟開眾人，左手挈了朱淑人，右手挈了周雙玉，道：「倪到該搭來。」慢慢踱至左邊大菜間中，向靠壁半榻氣褥坐下，令朱淑人、周雙玉分坐兩傍，遂問周雙玉若干年紀、寓居何處、有無親娘。周雙玉一一應答。黎篆鴻轉問朱淑人：「幾時做起？」朱淑人茫然不解，周雙玉代答道：「就不過前月底，朱老爺替俚乃叫仔一個局，倪搭來也勿曾來歐。」黎篆鴻登時沉下臉，埋冤朱淑人道：「耐個人真勿好，日日望耐來，耐為啥勿來嘍？」朱淑人倒喫一嚇。被用雙玉「嗤」的一笑，朱淑人纔回過味來。

黎篆鴻復安慰周雙玉道：「耐勳勳氣，明朝我同俚一淘來末哉。但要是再勿好末，耐告訴我，我來打俚。」周雙玉別轉頭笑道：「謝謝耐。」黎篆鴻道：「故歇勳耐謝。我搭耐做仔個大媒人末，耐一淘謝我末哉。」說得周雙玉亦斂笑不語。

黎篆鴻道：「阿是耐勿肯嫁撥俚？耐看實概一個小伙子，嫁俚俚阿有啥勿好？耐勿肯，錯過個啲。」周雙玉道：「倪陸裏有該號福氣。」黎篆鴻道：「我搭耐做主末，就是耐福氣。耐答應仔一聲，我一說就成功哉啲。」周雙玉仍不語。篆鴻連道：「說啲，阿肯嘍？」雙玉嘆道：「黎大人，耐該號閑話阿有啥問倪個嘍？」黎篆鴻道：「阿是要問耐無姆故也勿差。耐肯仔末，我生來去問耐無姆。」周雙玉仍別轉頭不語。

適值鮑二姐送茶進房，周雙玉就戲說道：「黎大人喫茶罷。」黎篆鴻接茶在手，因問鮑二姐：「俚幾花人呢？」鮑二姐道：「纔來裏書房裏講閑話，阿要去請過來？」黎篆鴻說：「勳去請。」將茶碗授與鮑二姐，遂橫身躺在半榻上。

鮑二姐既去，房內靜悄悄的，不覺模模糊糊，口閉眼閉。周雙玉先已睜見，即捏手捏腳一溜而去。朱淑人依然陪坐，不敢離開。俄延之間，聞得黎篆鴻鼻管中鼾聲漸起，乃故意咳嗽一聲，亦並未驚醒，於是朱淑人也溜出房來，要尋周雙玉說話。逕至對過書房裏，祇見朱、陶、李諸人陪著于老德圍坐長談，屠明珠在旁搭話，獨不見周雙玉。正要退出，卻為屠明珠所見，急忙問道：「阿是黎大人一干仔來浪？」朱淑人點點頭，屠明珠慌的趕去。朱淑人趁勢回身，立在房門前思索，猜不出周雙玉去向。

偶然向外望之，忽見東首廂房樓窗口靠著一人，看時，正是周雙玉。朱淑人不勝之喜，竟大著膽從房後抄向東來，進了屠明珠的正房間，放輕腳步，掩至周雙玉背後。周雙玉早自乖覺，祇做不理。朱淑人慢慢伸手去摸他手腕，周雙玉款地將手一豁，大聲道：「勳噪哩！」朱淑人初不料其如此，猛喫一驚，退下兩步，縮在榻床前歛臉出神。

周雙玉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回過頭來看他做甚，不料他竟像嚇癡一般，知道自己莽撞了些，覺得很不過意，心想如何去安慰他。想來想去，不得主意，祇斜瞟了一眼，微微的似笑不笑。朱淑人始放下心，嘆口氣道：「耐好，嚇得我來要死。」周雙玉忍笑低聲道：「耐曉得嚇末，再要動手動腳。」朱淑人道：「我陸裏敢動手動腳，我要問耐一句閑話。」周雙玉問：「是啥閑話？」朱淑人道：「我問耐公陽里來跌陸裏？耐屋裏有幾花人？我阿好到耐搭來？」

周雙玉總不答言，朱淑人連問幾遍，周雙玉厭煩道：「勿曉得。」說了，即立起身來往外競去。朱淑人怔怔的看著他，不好攔阻。周雙玉至簾前，重復轉身笑問朱淑人道：「耐搭洪善卿阿知己？」朱淑人想了想道：「洪善卿知己末勿知己，我阿哥搭俚也老朋友哉。」周雙玉道：「耐去尋洪善卿好哉。」朱淑人正要問他緣故，周雙玉已自出房。

朱淑人祇得跟著，同過西邊書房裏來。正遇巧因來接，周雙玉即欲辭去。朱藹人道：「耐去搭黎大人說一聲。」屠明珠道：「黎大人困著來浪，勳說哉。」朱藹人沉吟道：「價末去罷，晚歇再叫末哉。」

剛打發周雙玉去後，隨後一個娘姨從簾子縫裏探頭探腦。陶玉甫見了，忙至外間，唧唧說了一會，仍回書房陪坐。陶雲甫見玉甫神色不定，乃道：「呷有啥花頭哉，阿是？」玉甫懾懾道：「無啥，說淑芳有點勿適意。」陶雲甫道：「坎坎蠻好來裏。」玉甫隨口道：「怎曉得俚。」雲甫鼻子裏「哼」的冷笑道：「耐要去末先去出一球，故歇無啥事體，晚歇早點來。」

玉甫得不得的一聲，便辭眾人而行，下樓登轎，徑往東興里李淑芳家。超進房間，祇見李淑芳擁被而臥，單有妹子李浣芳爬在床口相陪。陶玉甫先伸手向額上一按，稍覺有些發燒。浣芳連叫：「阿姐，姐夫來哉。」淑芳睜眼見了，說道：「耐勳就來哩，耐阿哥阿要說嘎？」玉甫道：「阿哥教我來，勳緊個。」淑芳道：「為啥倒教耐來？」玉甫道：「阿哥說，教我先來一球，晚歇末早點去。」淑芳半晌纔接說道：「耐阿哥是蠻好，耐勳去搭俚強，就聽點俚閑話末哉。」玉甫不答，伏下身子，把淑芳兩手塞進被窩，拉起被來直蓋到脖子裏，將兩肩膀裹得嚴嚴的，祇露出半面通氣。又勸淑芳卸下耳環，淑芳不肯，道：「我困一歇就好哉。」玉甫道：「耐坎坎一點點無啥，阿是轎子裏吹仔風？」淑芳道：「勿是。就撥來倒霉個《天水關》，鬧得來頭腦子要漲煞快。」玉甫道：「價末耐為啥勿先走哩？」淑芳道：「局還勿曾齊，我阿好意思先走？」玉甫道：「故也勳緊碗。」浣芳插嘴道：「姐夫，耐也說一聲個哩。耐說仔末讓阿姐先走，我末多坐歇，阿是蠻好？」玉甫道：「耐為啥勿說一聲？」浣芳道：「我勿曉得阿姐來裏勿適意碗。」玉甫笑道：「耐勿曉得，我倒曉得哉。」浣芳也自笑了。

於是玉甫就床沿坐下，浣芳靠在玉甫膝前，都不言語。淑芳眼睜睜地並未睡著。到了上燈時分，陶雲甫的轎班來說：「擺臺面哉，請二少爺就過去。」玉甫應諾。淑芳偏也聽見，乃道：「耐快點去罷，勳撥耐阿哥說。」玉甫道：「正好哩。」淑芳道：「勿呀！早點去末早點來，耐阿哥看見仔阿見得耐好。勿然，總說是耐迷昏哉，連搭仔正經事體纔勿管。」玉甫一想，轉向浣芳道：「價末耐陪陪俚，勳走開。」淑芳忙道：「勳。讓俚去喫夜飯，喫仔飯末出局去。」浣芳道：「我就該搭喫哉呀。」淑芳道：「我勳喫，耐搭無姆兩家頭喫罷。」玉甫勸道：「耐也多少喫一口，阿好？耐勿喫，耐無姆先要急殺哉。」淑芳道：「我曉得哉，耐去罷。」

當下玉甫乘轎至鼎豐里屠明珠家赴席。浣芳仍爬在床沿問長問短。淑芳道：「耐去搭無姆說，我要困一歇，無啥勿適意，夜飯末勳喫哉。」浣芳初不肯去說，後被淑芳催逼而去。

須臾，淑芳的親生娘李秀姐從床後推門進房，見房內沒人，說道：「二少爺啥去哉嘎？」淑芳道：「我教俚去個。俚乃做主人，生來要應酬歇。」李秀姐至床前看看面色，東揣西摸了一回。淑芳笑阻道：「無姆勳哩，我無啥勿適意呀。」秀姐道：「耐阿想喫啥？教俚哩去做，灶下空來浪。」淑芳道：「我勳喫。」秀姐道：「我有一碗五香鴿子來浪，教俚喫口稀飯，耐晚歇喫。」淑芳道：「無姆，耐喫罷。我想著仔就勿好過，陸裏喫得落？」

秀姐復叮囑幾句，將妝臺上長頸燈臺撥得高高的，再將廂房掛的保險燈集下了些，隨手放下窗簾，原出後房門，自去喫夜飯，祇剩李淑芳一人在房。

第十九回終。